

郝明义◎著

The Diamond Sutra and Me
the Confessions of an Underground Buddhist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一只牡羊的金刚经笔记



一只牡羊的金刚经笔记

The Diamond Sutra and Me
The Confessions of an Underground Buddhist

郝明义◎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只牡羊的金刚经笔记/郝明义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5039-3940-2

I. 一… II. 郝… III. 禅宗—通俗读物 IV. B946.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1501号

一只牡羊的金刚经笔记

- | | |
|------|--|
| 作 者 | 郝明义 |
| 选题策划 | 余 慧 |
| 责任编辑 | 刘晋飞 |
| 装帧设计 | 弘文馆·闫薇薇 |
| 出版发行 | 文化艺术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
| 网 址 | www.whyscbs.com |
| 电子邮箱 | whysbooks@263.net |
| 电 话 |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 版 次 | 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
| 开 本 | 750×1120毫米 1/32 |
| 印 张 | 12.375 |
| 字 数 | 140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5039-3940-2 |
| 定 价 | 28.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序一

两只羊的交往

沈昌文

我与本书作者，那只台湾出版界的著名牡羊，相交已近二十年了。这二十年，这里改革开放的热劲儿愈来愈大，我这个靠研习苏联“先进经验”起家的人，怎么也适应不了。幸好，我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里通外国”——同境外的出版社有不少交流了。我不甚通英语，所以所谓“境外”，实际上只是港台而已。而其中，台湾的同行更吸引我的注意，我觉得，他们的思路和实践更适合我们。我那时怕犯错误，不敢提什么“台湾经验”，但在实际上是在向他们学习的。我也有一些学习的条件，因为我比较了解中国的过去，亲身经历过，混过饭吃。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有缘第一次去台湾。朋友们招待我们看电影。电影放映之先，忽然演奏了一个歌。同行的年轻党员同志不知唱的是什么，我一听就知道那

是所谓“国歌”，因为这在我上小学时是“天天唱”的。

《一只牡羊的金刚经笔记》这本书里，大量的内容是讲作者研读《金刚经》的心得。这些心得，在我看来，最可贵的是它们都是联系实际的，是通过作者的文化业务活动，通过对当今时代的体认来叙述的。这使我感到特别亲切。我十分留意台湾同行的经验，其中首先是本书作者。我多年同本书作者合作，向他学习。我们的确一起干过不少事。他提到的杜威、罗素、笛卡尔、罗斯金等人的书，不少是我为他收罗的。但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位牡羊先生竟在阅读和出版这些书的前后，对《金刚经》下过如此艰苦的案头功夫。通过这本书，他告诉我们一种读中国典籍的方法，就是深入领会原意后，注意联系现实生活。这是大异于过去单纯的“读经”的。

几十年前，吕叔湘老人家再三教导我，作为出版人，必须重视美国文化界常提到的general reader，要依靠这类reader，听取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的需求，自己更要力求做到这水平。多年以来，我没有很重视这个提示。最近，香港大名人梁文道先生出了一本《读者》，他把general reader译为“正常读者”，这使我对general reader的理解又进了一步。我由此又想到，郝明义确实是《金刚经》这一典籍的名副其实的general reader。这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作为出版人，我从中得到的一个重要教益是，只有做好了general reader，才可以做一个够格的general

publisher。郝兄的成功，也许可以从中得到一些解释。

我于《金刚经》一无研究。此书所言，只有附录的《数息打坐法》是我平时熟悉的。我所研习的，与他说的颇类似。但我没有能力进一步申说。我只想说，对文字工作者来说，这应当是一种不坏的锻炼方法。

我生于一九三一年，肖羊。按中国民间传统说法，羊从来秉性懦弱。我的个性，正印证了这一观点，而这同郝先生所属的牡羊座正好相反。牡羊座的特征是，行动果敢，勇于前进，对任何事情都抱着超越别人的进取精神，即使冒险犯难，也不畏缩。但无论如何，我这头羊同郝明义那头，几十年来却睦然相处，了无隔阂。原因在何，值得研究。我这里先匆匆写些此羊对彼羊的学习心得，供读者们参考。

二〇〇九年十月

序二

我见过郝明义先生。

那是约几年前在北京的一次活动上，只记得郝先生坐在一只轮椅里，面带微笑，与别人点头说话。

那是我相信“生命就是迷茫”的岁月，我也曾花去大量时间去阅读哲学及宗教类书籍，试图从别的人类那里探得一些相关经验，用以缓解我因多疑而产生的焦虑，这一种追寻直至了解佛教之后才慢慢消逝，但说到从佛法中知道了什么，我至今仍是无话可说，有些人就是想知道一些事情，即使花费力气也在所不惜，这是一种性格。

生命中总有一种试图抓住什么的冲动，人们回首往昔，或是展望未来，多半希望握有一种线索，用以确认自我存在，这是一种倔

强，人们生活在烟雾之中，却厌恶那一种生命中深刻的徒劳感。

郝明义先生同时是一位回首者与展望者，在他生命的某些重要时段，尤其是那些彷徨无助的时刻，佛法成为他调整自己心态的关键法门。

可以看出，他一直对获得信仰具有信心，并且用信仰来证明他行动的正确性，这样一种心态在我们这个时代并不多见，在他看来，正确的见地最好同个人的行为准则结合起来的，使见地得以显现，而个人行动也是表现正见的一种最佳方式。

事实上，我认为这本书在借用学习佛法来表达作者内心生活的一种尝试，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并非不重视别人，却多半忽略别人的内心生活，我们很需要友谊，却无法找到通往友谊的路径，因我们对于交流内心生活是如此地不熟悉，以至于我们错失一种拥有共同精神生活的慰藉，就如同我们探望某人，每一次都倚在他家的门前匆匆说话，而从未想过迈步进入。

郝明义先生这一回把家门敞开了，任何人都可以进去，看一看他的内心，他所谈到的那些断断续续的话语，也许正是对于人生真正重要的东西。

石康

二〇〇九年九月

目 录

contents

001	第一章	迟来的牡羊
015	第二章	黑户佛教徒
041	第三章	四条绳索
055	第四章	“十加二”年的挣扎
063	第五章	寻找屠龙刀
093	第六章	答案
105	第七章	为什么提前十年写这本书
113	第八章	有关《金刚经》的十二个问题
139	附 录	数息打坐法

第一章 | 迟来的牡羊

到一九九六年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双鱼座。

双鱼座很有梦想，不太务实，挺有矛盾的性格，又有些直觉力等等，都能在我身上找到印证。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把自己想成一条长着两只肥头大耳的双鱼。

何况，这条鱼一直还游得挺快乐的，又那么幸运。

一九七八年，大学毕业。

在那个全台湾都在追求外销的年代，去应征工作，亮出台大国际贸易系的帽子，总会受到热烈欢迎。但是实际去面谈的时候，对方看到你拄着一双拐杖，又总会叫你等候通知。

人要创造自己的命运嘛，所以我干脆和朋友一起开个贸易公司。

志气很大，但是写多少开发信也没人回，不到三个月就倒闭了。事后回顾，不知道和公司英文名字有没有关系。英文名字，当时直接从中文“盖亚企业”音译，称之为“Gay & Company”是也。

之后，我在一栋混杂着谋杀命案、黑道老大、小弟、赌徒、舞女、应召女郎的大厦里，混了大半年。

山穷水尽之际，听说去韩国客串跑单帮是条路子。带些台湾的药材回去，再换些毛毯和人参回来。

算盘打的，没有一本万利也是一本三利。

但是任何工作都需要专业。跑单帮也是。想客串一把的我，偷鸡不着蚀把米。债上加债不说，连回台湾的路费都没了。

因为欠债不少，回台湾也没出路，在当时还叫作“汉城”的首尔流浪了一阵。走投无路，有人建议我不如在韩国留下来，去华侨中学当个老师。生活稳定，有了收入，再徐图还债。

这种建议听来很稳妥，但不是我要的。有点像是包了糖衣的毒药。走上这条路的话，当初又何必去台湾读书？

还好有一位真正专业跑单帮的先生，出了个主意。居住在韩国的华侨，有一种需要定时更新生效的暂时居留权。当时，如果放弃在韩国的居留权而回台定居的话，台湾有一个特许，可以多带一些东西通

关，不必上税。

这位专家说，如果我放弃韩国的居留权，把这个通关特许让给他，他就回报我一张回台湾的机票。

我说，那好。

不知怎么，从小我就觉得“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中，有一种美感。

把自己认作是双鱼座的时候，觉得这都是爱好梦想的特质在作祟。

我就这样身无分文地回到台北。一位叫柳耀中的朋友接济我，在兴隆路跟一位二房东分租了一间屋子过了几个月。

当时在党外杂志《八十年代》上班的二房东，叫郑丽淑。她看我每天在家里和太阳对望不是办法，说长桥出版社的老板邓维楨常去他们公司，在找英

文翻译，问我要不要试试。

一九七九年的夏天，我成为长桥的特约翻译。再不久，他们有个编辑的位置出缺，我补进去，正式进入出版业。

长桥这第一个工作，给了我当一个编辑的完整基础训练。

尤其，借着邓维桢先生要我开发一个英文学习杂志的机会，我大量阅读了各种国外期刊，还去台大的研究图书馆读了整整十年的《时代》(TIME)周刊，把一篇篇值得参考的文章影印下来。

我不只从头学了一遍英文，后来做编辑的视觉美学思考，也和那段时间的吸收有关。

创立《世界地理杂志》的陈明达先生，找我去筹

办一本科技刊物《2001》，使我第二个工作有了独立主持编辑部门，实际动手编一本杂志的历练。

在《2001》的时候遇见一个日本人，请教他为什么日本读书风气那么盛。他说日本没有资源。我说台湾也没有。他说哪里，你们稻米一年可以产三次呢。

他那句话，给我的震撼很大。我体会到人不要妄自菲薄。原来一天可以工作十二个小时的话，之后就更练习工作到十六个小时以上了。

第三个工作，我去了《生产力》杂志。这原来是中国生产力中心几十年历史的内部刊物，石滋宜博士和副总经理万以宁，想要改版，面对市场。

黄明坚因为我当时失业，介绍我去应征，接下了试用三个月的改版任务。三个月后，石博士要我正式负责《生产力》杂志，不但要管编务，还要进一步为发行和广告业务负责。总之，当一个利润中心的主

管，也可以说是负责一个有实无名的公司。

从《生产力》杂志开始，有些工作伙伴和我逐步建起长期的合作默契。

改版的《生产力》杂志，我瞄准中小企业，喊出“实战的经营智慧”，引起很多回响。有一天，《工商时报》副刊主任苏拾平打电话给我，说余范英发行人想认识我。

余小姐看了我一篇文章——《义气的朋友》，想见我。认识余小姐，开启了我人生新的一扇门。

一九八七 year 左右的台湾，事情真多。

解严。大家乐。股市从一千点开始起飞。报禁即将开放。

那是一个连皮肤都可以感受到空气中的震动的时候。